**body/身(Shēn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Didier Sicard | 24 May 2022 |

在西方，身并非世界的形象。这里没有关乎身的宇宙论，自中世纪以降，身作为对象，一直是其肉身现实的，而非是与宇宙关系的。达芬奇欣赏它的结构，认为是最完美的自然表现物。教会长期禁止对身体进行解剖，禁止揭示其工作原理的奥秘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这被视为一种禁忌。而渐渐地，笛卡尔所描述的身躯和心灵的二元性，被还原为身体本身的单一性。即使这种单一性成为了身体的双重概念，即器官所在的躯干（“Körper”）和表征着身体感觉的身体（“Leib”）。或者说是另一种概念，即”Zoe”（生物之身）和 “Bios”（社会关系之身）。因此，关于身体，尚远远没有一个同质化的概念。一个身体，是一个器官的主体，同时也是一个有意图的身体主体。这是关于身体作为主体（Leib, Bios）和身体作为客体（Körper, Zoé）之矛盾状态的一处来源。

因此，身体是一全套器官，可以被主体视为 “作为另一人的自己”。代孕母亲，就体现了身体严格的生物客观性。神经科学所做的一切，则是试图将与计算机同化的神经元之功能客体化。在身体的不同部件中，手比脚更有优势。手是高贵的，而脚，则是无关轻重的。出于商业的决断态度，性一同被抬高和剥削。

这种解剖学上的生物性身体，在21 世纪被进一步转化为一个图像的身体（以塑形，纹身作为独特和个性的标志），一个色情化的身体（抗衰老，整容手术），一个可修饰的身体（改变第二性征，变性，鼓励性别转变）。瘦削的身体（自愿饮食失序），超重的身体（相扑，电影演员），或一个高扬的身体，有一个被修饰的心灵（吸毒），一个受保护免于他人暴力的身体（”metoo”运动），和被围攻的身体（战争期间强奸女性），去养护身体（慢跑，太极），或被击打（疤痕）。

这些修饰表达了对身体的真实崇拜。这种崇拜，可能是死后要火化的起源，因为 “尸体”已经无法再被忍受了。只有充满活力的、活生生的身体，是可以被接受的。这就是为何医学解剖几乎消失了，除非是出于医学或法律上的要求。这也解释了人们对畸形身体的拒斥，即使西方社会在让残疾人融入（社会）方面，已作出了显著的努力。

在医学的演变中，这里存有一个悖论。身体依旧是研究的对象，但仅仅是通过各种扫描或核磁共振，通过各种数据或生物意义的污名来维持。对身体的临床检查已经消失了——医生不再触碰身体。与医生的手相比，病人对超声波更有信心。

身体的这种两极化，使人们有正当理由，更去关注其法律地位，在西方，可销售的身体（器官出售、代孕）和法国文化中不可触碰的身体（不可销售，但为他人所用的可能，例如通过自愿的器官捐献、血液或骨髓）之间存在差异。

与胚胎的关系，业已逐渐变化。在波兰和马耳他以外的地方，（法律）允许在十四周以内进行堕胎，对英国人来说，这一期限还要更长。胚胎在第三周之前，可以成为研究对象，但不能被改造后重新植入。这种身体的物质主义，为身着越来越复杂的衣服，以增加其美感提供了正当理由，但自 21 世纪初以来，身体本身（有时是赤裸地）逐渐地战胜了服装，而服装正渐渐失去其代表的基本品质，并让位于舒适，没有昂贵的呈现，看起来像一件制服（蓝牛仔裤）。

最后，宗教对身体的控制力越来越小，穆斯林宗教和一些犹太教的正统圈子除外；抑或者通过打扮正式的身体，来证明（某种）宗教承诺。